書

[illegible]巖集

九

豊巖集卷之十七目錄

書

農巖集卷之十七

書

與南領相 九萬○甲戌

上天悔禍　翟儀重新凡在含生之屬莫不鼓舞慶抃伏惟此時赤舃還朝鼎席增重區區攢賀又不勝名喩也昌協酷禍餘喘不卽塡溝壑覆盆之下復覩天日恩綸所被感泣無窮而顧亦無負於泉壤私情摧痛秪益罔極耳仍竊伏念今日朝著之上舊德宿望爲　上下所倚重者獨閤下一人在耳而國勢之危疑世道之壞敗輒著之草創紀綱之頹廢覩已已

以前則不翅十倍然則閤下今日之位雖前日已踐之燮席而其憂責之殷責望之重則蓋有甚焉不識閤下何以範圍在野釁累之身固不敢妄論當世事而竊聽於道路之傳則已多有使人寒心者不知自謂事觀之以爲如何耳愚竊謂爲今之計者當以死生禍福倚閣一邊目中惟見得一箇道理直截分明捨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私參錯於其間然後國事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抵皆出於風霜霆霹之餘摧剥銷鑠鬼奪心死無復有正直剛銳之氣而又重以日後反復之慮故論議

之間專務媕婀以保養姧兇爲能事以愛惜身家爲長策而臺閣之上媕靡尤甚凡係討罪懲惡之擧皆欲委之於 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從而爲之説曰治之以不治將以愧其心也其或迫於公議而論逐一二人則亦必委曲回互苟且滅裂殆不成言議殆不成罪名而猶懼讐怨之歸已也則輒敢公論於人曰此人吾所親也竄逐可惜又曰此事吾不欲而僚議強之也欲以是自媚於兇徒而覬免於異日之禍其俯仰前却畏怯縮恧之態令人羞愧令人憤懣亦令人哀痛嗚呼人心之不正士氣之不競至於此極

既國家不幸有變故則其有能捐軀徇國伏節而死義者乎此其憂不但在於討罪之不嚴而已且以討罪之義言之彼羣兇輩自作之孽固已昭布於一世人之耳目而其間或有一二藏形匿影不犯手勢陰逞其胸臆而情狀透露自不可掩者閭巷遠方之人雖婦孺走卒莫不戟手相指肆口憤罵以爲必不可赦蓋人情之所同憤即天討之所必加也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古之聖人豈其不足於好生之仁不殺之武哉惟天討之所必加奉而行之不敢以己意有所輕重焉耳今也不明此義而於其罪惡之實

盈貫犯之至重者一切寛恕容護務從輕典外自託
於夫不經之義而陰以濟其慮後患之私此與古聖
人奉行天討之意一何背盭之甚哉以此衖巷草野
之間人心憤欝公議沸騰不可沮遏而奸兒之徒方
且拍手稱慶陰長其氣勢而無復有畏憚之心他日
之患庸有極哉言之及此誠可謂痛哭流涕者當此
之旹閤下不在其位則已旣已進而立乎廟堂之上
則中外四方之責皆歸於閤下閤下其可不汲汲焉
思所以救之乎愚願閤下一心直道毅然主持惟以
司馬公所謂天若祚宗必無是事者爲心而朱夫子

所議范忠宣陰爲後日自全之計者爲至哉則必能有以振起士大夫之氣一洗其陷溺之習而天討得以肆行奸兇咸伏其辜而世道國事庶乎其有賴矣夫以閣下剛方之資貞固之操其於任此責辦此事宜無難者而抑愚嘗得奉教於下執事久矣竊恐愚慮過於精詳愼密論議主於委曲平章以此而施之今日或者未有以大振士大夫淸直之氣而反與之同流未有以痛懲羣小人奸兇之罪而反有以增其氣此愚之所不能無慮者故輒敢忘其僭越而畢其說焉盖亦仰恃平日之知照耳然以昌協之有至愍

深讐於彼而其說如此則雖以執事之明亦或意其出於一己之私而未甚見察也然彼輩之積惡稔兇如非得罪於一國之公議而莫逃於三尺之王法則呂協雖欲以己之私逞其報復其如公議之不允王法之難貺何哉而乃敢以頰舌文字慫慂執事而冀幸其得售乎此非區區之所敢出也雖然先人之禍亦豈獨一家之事哉自古奸兇之戕害忠賢禍傷國脉己卯之袞貞乙巳之芑磁百齡輩千百載之下人皆扼腕痛心思欲寢皮而食肉痛恨於當時之失刑此實天下萬世之公議而非止一家之私怨也

今此先人之禍不識論者以爲與巳卯乙巳同歟論者以爲有所差殊不可比同則固無可言者不然則今日之罪徒豈非昔日之奸貞邑孽百齡輩而在前代則假其失刑在今日則不欲深治此果可謂得夫好惡之正而合於天下萬世之公議乎昌協於此實有不忍深言亦有不敢極論者而所欲聞者惟明公一言之重耳明公若以先人之禍爲有以自取而不可與巳卯乙巳比則昌協當屏伏窮山緘口結舌隱忍泯默以沒其身而不復有望於當世矣不然則奚貞邑孽百齡之罪其治與不治此朝廷之事而明公

之責也昌協又何敢以私干焉惟閤下深察其意而
第以一言明敎之幸甚憒懣傷濁語無倫脊干冒尊
嚴惶恐死罪眼病適苦代草欠敬又增悚息自餘惟
祝爲世道加護鼎茵以慰具瞻

與北溪李公 戊寅

佳雨潤物伏惟辰下體履神相萬安瞻仰非虛語也
弟褸息姑安而新屋苦未易成殊覺費心將又於傍
側穿一小池活水淸深有足娛懷方擬種荷養魚作
山林經濟却是無事生事自笑自笑

與北溪李公

昨夕如聞新命諫歸之極幾於不寐蓋爲國家公喜
不得不爾耳然以今日時勢雖古之才賢當之亦將
怵然憂其難濟固知循牆之志當甚於宋鼎之銘矣
區區於此又不能不爲執事者憂之然輿望所屬
聖簡特達義不容卻步反顧惟有向前擔荷竭其忠
貞上不負國家下不愧吾心是矣此外恐無他道理
也蓋古之大臣有能成不世之勳建非常之烈者雖
其才智過人而其本領全在於此武侯尚矣若范文
正公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
爲爲之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所尚公歎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如何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此實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者同一意也今日之所當法者其不在此乎又魏公嘗言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矣此言痛切亦足警省並以奉誦伏幸照察至於谿　君

之方擧措之宜朱夫子所與留趙二相者詳且備矣暇日試取以覽觀焉則其本末緩急之序必將有犂然而當心者矣其中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一語尤爲切至恐當爲今日告　君之第一義不審以爲如何不勝區區之私敢此縷縷

與北溪李子公

逾月不承候甚爲懸慕豈勝耿耿冬候乖常伏不審體中起居神相無愆向來大內火災極是非常久猶驚駭所幸　中宮患候遞復耳弟歸自沁州家間粗安此在今日實爲僥幸而但耳目所及無非可懼可

憂者日夕傷歎寢食不安況在字物之地豈比徒食者憂耶但竊聽於道路頗言癘疫之慘前史所罕聞而朝家了無警動施惠之事咎責殊切竊謂今日事雖若無致力處然八路數千死屍相枕有非向來饑饉之比而捧糴簽丁一如常年民情之如此亦何足恠乎及今特下德音少寬其令尚可以慰悅民心若但委之守令使其於中善處而已則恐朝家德意無以昭布於下幸有以思量如何

與李右相 濡○甲申

伏惟郎日體中動靜萬福竊聞日昨筵對以 皇壇

營表不宜過大儀文不宜太繁而勤役之際頗煩聽
聞歸咎於監董之臣此在愚意深覺未安蓋嘗竊
謂此事雖於義有不容已者於禮無甚難處者而若
果生釁於彼虜爲禍於國家則不可爲也顧偶妄料
其必無是故決然以爲可耳然事情之難料自昔已
然苟或曰彼怒之不可測禍患之不可知而欲且已
之則是料事之各不同耳亦何傷乎是以自有此議
諸言不可者或以爲事體未安或以爲禮節有礙其
他枝辭曲說至不可勝聽而愚皆以爲未是獨以慮
患之論爲最眞實而竊惟廟堂之上論此事者初不

直以是明白判決而毋兼舉事體禮節以爲言究轉佷違有同騎墻卒之黽勉於可不可之間而築壇之議定焉此愚之所不快也然其不快也非以壇之不若廟也亦非直爲此一事也只恨諸賢在朝處置此等大事而論議擧措若是其媕婀苟且國將何賴焉抑左相之意似以日後處變壇或愈於廟其慮之可謂深長而亦見其惻怛不忍之意矣然愚以爲旣不幸而至於毁也則壇與廟等耳壇而取一抔土與廟而至於廢徹塗地直五十步百步之間庸詎足愈乎故苟知其無他則直廟焉可也不然則壇亦不可爲也

然所謂無他者非謂彼之終不聞知也以爲雖知之而亦不何問雖問而亦不至爲禍也若左相之慮及於處變則亦知彼之終無不知而但不能保其不問與不爲禍也如執事之計必欲使此聲不入於彼中則尤非愚之所敢知壇雖異於廟乎事體則亦既重矣命下之日都民皆知不旬日而徧於八路借使古地不過尋丈役夫不出一聲而以彼耳目之長其終有不知者乎欲其不知則併築壇已之可也無已而欲深諱其事無煩聽聞此與掩耳偷鈴何異哉且斯舉也本出 聖上至誠大義其一念之感可以上通神

明一言之教可以下垂萬世豈不盛哉而議事者畏
忌太甚周防太過事役甫始而又從以計較隆殺之
節咎責監董之臣必欲減削營表裁損儀文苟焉以
塞責爲事得無未安之甚者乎夫以匹士之介猶不
屑乎嗟來之食況我 神皇帝赫赫在天之靈其尚
肯降臨於此而享俎豆之奉哉是則我 聖上至誠
大義將未免壅閼不遂掩蔽不章而四方忠義之士
亦必有搤腕而不平者矣豈小故也哉然執事亦豈
忽於此義特以謀國之忠過爲無窮之慮而不覺其
至此耳然以利害言之此於防患之計實無毫髮益

損而執事者不之察此眞金汪之惑也駟不及舌言之似亦無益而猶不能已於言者欲執事曠然遠覽深得夫事理之正利害之實而勿過爲忌諱凡係此事一皆以義理裁處而無專主於損約則尚可以少慰中夯之心而得免於後世之議矣盖非無益之言也伏惟恕其愚而垂察焉狂妄僭率不任悚息餘不宣

與李子三畬○乙丑

頃因賢從所傳得拜初二日所惠書謹悉多少情敎傾感欣慰久而未已信後亦已多日伏惟兄侍奉動

止增勝重爲之馳仰弟之慕除固知一遭不免區區私情雖有不易處者硯兄及曾望尚有聞弃命之日固巳治任爲行矣目今親患彌留久未蘇完家裏十歲女兒又得寒疾證情甚危重以此不能決去勢將以開旬間辭朝耳在内既無絲毫稗補徒貽無限譏謗蹤跡幾庬方無以自處此際遙去未必非私幸而國憂時艱何從而可忘耶今日紛紛專由於學儒之徧始而弟之一家人尤爲一世所指目此誠公私之不幸弟雖身在都城中平日聞見漠然殆同聾瞽至於此事則初不知有尼山書及事發而始得聞既聞

而始得見矣況學宮論議又何曾聞耶大抵此事無論攻彼與救彼者只斷以妄發則都無事矣而學儒之直以誣辱聲罪八方旣已顯妄不中而翰苑簡通以及薇垣玉堂之疏又皆歸之於無過之地則其爲偏蔽不公抑何甚耶來諭云云誠得之矣弟之所遭實是非常逆境而當初曲折槩陳於辭館職疏兄或已見之矣蓋鄙意以學儒通文爲大段謬擧故人有問者輒矢口以答而至於沃儒通文中語則尤爲醜悖始聞於玉堂不勝驚駭略有所酬酢今雖不記其詳而大意則要不遠於季晦所達矣季晦之以是

爲證雖未知其果有深意而其爲謗譏不倫則可謂甚矣在弟難安其何如耶調劑之事本自難成況如弟孱劣何敢議此只以今日大患不在於是非之難明而在於情志之不通故嘗欲先破疑阻之根以通彼此之情不敢輒以言議之失而遽攻其心形跡之疑而遽棄其人區區本意只不欲推波助瀾貽害於國事而已至於人心之不齊者何敢望其一如吾心而眞做得調劑之事耶況至今日則益無可爲之望然遂以爲無可爲而一意剖判不少平章於其間則亦恐非十分道理也蓋事固有黑白邪正之判不容

不明白辨別者而其間又自有彼得此失一是一非之端則此等處豈可不從容平章而遽以麤心勝氣横加觝排耶盖所謂調劑者亦非有别件道理只是見得事理是非之公而不置一毫好惡之私以是存心以是處事以是持論而已如此則不期於調劑而調劑之實在此矣初何嘗故爲依違故爲籠罩全無黑白是非之辨而謂之調劑耶苟見得調劑之實在彼而不在此則顧何時而不可爲耶今日之患正在人少肯念此道理者區區苦心更從何處説出耶因來諭之勤輒此縷縷伏想吾兄必不至以爲謬妄也

所欲言者書不可悉只祈對時加愛以副瞻係

答李子三 丙子

兄之前疏頃已得見所論切中今日膏肓而辭意婉曲深厚少無觸激處眞得宰臣論事之體第五舍弟亦以爲讀此疏令人鄙吝便銷蓋謂專以事理和平說去而無一出於血氣好勝之意其言誠然矣如此而猶不能感格 聖心調停時議更有何可望憲臣疏未及得見不知誰某有甚說話兄疏主意只在於說破病根救正其大體非止就事論事文何謂後時耶論者之云其亦淺之爲知也

答李子三 辛巳

即蒙台耑翰仰慰但每書輒有思歸之語令人慨然然古人有以騎馬聽雞議嘗處士者程子謂此非所嘗議蓋苟有爲則雖終身入而不出亦無所愧今日事正患無著手處此却可悶耳

答李子三 癸未

樓院事誠是斯文大變而左袒者殆徧一世人心之陷溺如此尚復何言不足辨之說弟不會有此嘗謂其說淺陋非如陸王之久遠惑世而其爲一時世道風俗之害則甚矣昔年與李壽翁及前冬與朴大叔

論此以爲須力加排闢而後可使後生不迷於趨向矣但泮疏則竊謂其不必爲盖異端邪說之闢不必上聞於朝廷也未知兄意以爲如何

答李子三 甲申

日昨 聖教纔始聞知實不勝感激涕下雖未知事勢禮節之如何而以大義言之則恐宜將順之不暇似聞都俞之地頗多難愼之意豈以其體大而又無徵於古耶昌協本昧禮學又不習掌故家言而前此嘗有問及此事者輒以謂 皇朝享祀若未絕則藩國之爲私恩立廟誠爲僭而非禮矣今則 九廟之

不享已久此事顧何妨於義起耶其後聞守台諸公極言禮數窒礙而鄙見亦未有明據故不復究論矣然區區本意則實如此盖此雖與前代帝王廟有不同者而亦與 皇朝御宇之日有間則其無害否偶考大明集禮有親王祭 仁祖廟之儀而其樂歌之數一如 太廟無降殺此亦可備參考之一端否

答李子三

竊嘗謂費隱二字只是狀此理之體用以其廣大流行無所不在而言則謂之費此則理之用也以其沖漠微妙無形可見而言則謂之隱此則理之體也但

理之用發見昭著於事物之間非事物則無以見其爲費故朱子之言費也每就事物上說然非直以事物爲費也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與魚非費也鳶則必戾天魚則必躍淵此理之用而所謂費也是以退栗沙溪諸先生之說皆以理爲費此恐無可疑者辨說所云若嫌其少曲折則當略攻之曰夫婦之所知聖人之所不知理固無往不在而朱子之說又何嘗不以理爲費也但於費云云

與李子三

伏惟秋陰台體萬相瞻慕區區 敬陵諱享想已有

定論否日昨合教欲聞古義有據與否他無所記只以濂溪事爲對矣然竊嘗以事理推之恐仍舊不遷爲宜蓋後世諱法要非古也古者臨文不諱而漢人諱徹爲通二名不偏諱而唐人諱世爲代至於初名之諱於古未有攷而以濂溪事觀之則自宋以下蘇可知矣此蓋漸密而益拘殆不免於宦官宮妾之識豈古禮然哉然國朝所行既有 穆陵已事則誠不容有異同矣但念此是禮之大節講而行之宜在追隆之初豈以 成廟孝思而不及於此此必有其說矣當時事今無可攷其旨意所存雖不敢臆度而實

言然如台教所云云容宜有之竊意二百年間 列
聖相承而迄未有異論者殆亦以此耳今不察此而
遽行追正是將以 成廟爲忽於奉先大節而 列
聖苟踵其誤以迄于今得無未安者耶愚意莫若且
仍舊貫存而不論爲得愼重之道而於古義又未必
有悖也如何如何昨承下諭今有思更告故輒罄淺
慮伏幸財察餘不宣

答申右相 琓 ○壬午

伏惟辰下台體起居神相萬福區區瞻仰屛營聾瞽
晩始得聞台監喪失冢婦殊劇驚怛病昏之甚亦不

即奉狀仰慰乃於數昨伏蒙先辱俯問屬以挽語感愧何可勝喩因見小紙下示其懿美如此而不得卒承宗事宜其悼惜之深思所以發揮之也第以昌協久廢此等酬應前後親舊所屬一皆辭謝如向來李尚書台文之喪尤不容無一語而亦未副其請矣今以台旨之重而不免破戒則實有彼此取舍之嫌不但於心不安亦將重得罪於人此殊難處故反復思量終不得承命謹以空幅還納于下執事惶悚戰汗無以爲喩伏乞台監有以恕諒也

與崔右相 錫鼎○戊寅

伏惟初夏台體動靜萬福昌協禍故宜死十載苟活一念寃痛固無已時而至於今日益無顏面復立於人世間尚何言哉今日事實惟閤下建白雖其深慮遠計急於靖國未暇顧夫九地之流寃匹夫之至痛而顧於區區私義不容復全舊好記府之問當自此絶矣竊計高明善恕或不至深罪也前月嘗蒙辱賜手書且示所編禮書猥令訂正雖寡陋不敢承命貪於愛玩輒爾受留今亦不可久稽謹因吳揩附璧伏乞下視至仍念彼時書中略有所詢其時則未聞閤下建白此事但竊聽朝議大抵務在蕩滌調停而閤下

朝參時所數奏又播聞中外隱之於心不能無疑故
輒引朱夫子論熙豐舊人叅用之說略見鄙意蓋欲
閤下深以悖道速禍爲戒而無遽以明道爲口實顧
尚以旹位爲嫌言不能盡其意其蒙裁察與否固未
能必矣自今思之閤下當日之問有爲而發而昌協
乃不知而妄對其昏迷謬錯可謂甚矣然亦竊惟夫
閤下非所問而問也夫人殺人之親已則原之又將
寵之而從而問其子曰可乎不可乎其曰不可乎則
異乎人之公言其曰可乎則又禽獸之不若也二者
無一可而問之何哉豈亦姑以是嘗試其人歟則閤

下之待人亦太不誠矣昌協竊不能無恨於此敢悉布之惟閤下察焉不宣

與金士肯 構○丁丑

昨船人告歸凌遽作報不能盡意爲歎卽惟春深政履珍衛弟只如昨書遣時近日春水盛漲一坐是崇碧下流甚思一帆上溯與兄相會於寒水齋中而不可得則悵然而已餘不宣

與李養叔 頤命○丙戌

卽日雨餘不審台候淸勝仰溯區區弟辭本又未蒙許悶悶病昏日甚全看文字不得只看弄漁舟以爲

日爾頃往妙寂觀瀑泉仍覘精舍處處一巳與數僧結草入居伐材山積若得五六斛穀食則足以夏中立屋而此殆同於龜背之毛誠可念也然其迎送之際使有蓮社虎溪意此事若成吾輩豈不羨於陶謝矣一也今又踵門欲有所告幸賜從容而踈施之如何餘不宣

答金叔厦卿 柱臣○癸酉

潛伏窮山人事廢絕亡以少見向仰之悃居常耿耿日月徒積不謂遠勤專使辱賜書問驚感之極不容言說惟此先誌之託殊非意慮所及承命震悚不覺

幷出旣又將狀本諸文字伏讀一過有以見孝思罔
極汲汲遑遑於垂後之圖而其志意惻怛情事結轖
殆可以泣行道之盤夫況此忝在親屬而尚有不淚
之天理者乎於此而苟可以自效微誠其何忍於辭
惟是區區私義終有不敢踰越者盖以金石之刻事
體重大況於仁人孝子之思顯其親於無窮而永垂
其身之不孝無狀爲世大僇冒進而任其事則豈不
益重其罪戾而甚以爲仁孝之累耶竊惟執事亦已
諒其如此而爲之委曲諭導以開一線路徑然此事
只是隱之於心有所不敢耳他人之知不知初非所

論也然執事之意如不欲遂已而或於異日情事少伸則尚可以彌縫之誼黽勉自效而河淸難俟歲月逾邁竊恐朝露溘然無復有此日耳以執事之汲汲遑遑其何能惛然於此耶旣不承命則狀本宜卽還納而切欲從容敬閱以竊先德之萬一姑留之晦間當歸覲楊山伊時齋往專納伏計千萬不宣

答金叔夏卿 戊寅

潚渚先生經說乍看極有警發人處晚學窮陋得之甚幸如攻乎異端一說區區蓋嘗妄爲此論而今適相符尤幸尤幸雖朱夫子定訓不可輕議而要之此

當備一說也序跋固所願效而昨年以來已斷此等應酬恐難遽破戒第用伏歎爾

答金叔厚卿別紙 庚辰

所諭先集修改一事於鄙意終覺未安谿谷漫筆所病濯纓集疎謬處正欲後人删而去之耳豈修改之謂哉至於韓集考異以其有諸本可據故朱先生得於其中有所取舍雖其所取者或未必盡契於本文而要之無專輒修改之嫌則固自不妨矣况孟子排淮泗之誤杜詩夏殷衰之差明知其一時失點檢而後人曾莫敢改動只云某字當作某此正可爲慎改

之證而盛諭却並引此爲說尤所未喩至於從簡約之教區區之意本自如此而只以鑑識不明眩於取舍致有不滿意處若蒙執事就元稿一一裁酌籤示其當删者則雖或未必盡合於鄙意而亦可得以商量取衷幸乞留意毋忽如何如何

答金叔厦卿 辛巳

今夏潦熱異甚入秋猶未收不審侍奉政履萬福仰溯無已前月鄙奴回伏奉下覆札所以撫存愍念之意譪然溢於行墨間披復以來感戢千萬不知所以名喩也姪家禍洊疊又遭伯父喪孤露餘生益無悰

仰之所摧痛酸苦尚何堪忍至於悼炙之悲非不欲忘之而自不能忘親友之來勉者不告以忘之之術而只勸其遣忘此似不曾身親經歷之故今承下諭眞是傷虎知虎只俟日月漸久庶幾有忘懷之時但戇疾本非由於喪戚而今旣綿歷十朔根柢深痼誠恐一朝溘然却與西河喪明者同受君子之譏此爲可歎耳先誌何嘗一刻有忘只以喪病精力難於自强致令大事擔閣許久每於病中思之輒覺添一病今始强起泚筆旣成又無信造上玆附撥便許平壤倖傳去未知能免浮沈否也狀中所載德美不可勝

書今此所書似亦略矣然嘗見古人碑誌文雖簡約意無不該妄意輒欲效此雖筆力不逮而體段則或近之未知自高明觀之以爲如何也如不欲全棄其中語句可商處幸望一一指示使得終始自效如何下萬不宣

與海昌尉 吳公泰周○甲戌

伏惟淸秋台候神相佳福區區仰慊不任鄙誠禍變以來人事絶矣雖幸得有今日而跡阻京輦無由一承台範以抒兩家窮天痛苦之懷此心耿耿顧何時已耶親事旣已卜吉秦晉之好良愜願幸但期日促

迫恐難周旋至於處所則近京之地其勢有不便者盖區區蹤跡本不敢前進而其時或有意外除命則尤難投足於郊坰之間此事旣不可逆料則不若就此行禮爲可免於臨時狼狽伏乞參量回教如何親迎之禮鄙家亦欲必行先儒旣有就所館行禮之論則雖於此間亦無難行之勢矣並惟照察幸甚

與李伯祥 乙亥

秋日復作熱不審兄履能勝何日當啓旌節日昨再荷臨顧皆未得欵曲抒情別懷尤覺悵然歸到芙蓉堂澹熱亭定思童子時追逐也仍念世變無窮回想

平生所經歷何異桑海之幻易少日朋舊獨吾兄一人在耳此心親熱豈復少渝而但以意見論議之差殊不能無斷斷難平處此爲介介然兄旣自信已篤弟又短於明辨溫厚不能忠告善道與之瀾漫同歸但願兄今去以純灰百斛洗滌心腸使一切世俗利害之說不入於方寸中時取朱子書節要子細玩味看則聖賢之用義理之正自當漸次有見於心目間而今日所論之是非得失亦不待他求而可以折其衷矣臨別無他可贈聊以此奉告幸兄毋以老生常談而忽之也千萬不宣

與兪寧叔 甲戌

即日殘暑不審兄仕履淸福前書出於憤懣之極其言之偏倚失當固宜如來敎但士類之云似全不識鄙意所在兄幾多年讀古人書而於人淺近文字看得鹵莽如此他又何說夫疏儒之爲士類與否非弟所能知也且弟何嘗以疏儒爲士類耶但謂不當以疏儒之故而並與一半士類而誣之爾日昨沈李諸人之攻斥疏儒也蓋急於排抑異議扶護大臣則固宜其無餘力矣彼一介窮措大雖直請流放竄殛夫孰能禁之獨奈何橫加億逆指說疑似一則曰此豈

一鄉儒所爲二則曰此豈一鄉儒所爲彼觀其意殆若以一種陰邪之徒竊伏旁伺欲逞其志幸得一無賴鄉儒從臾指嗾而爲此者然未知此果何所指耶豈指所謂少論者而言耶指老論者而言耶抑非少非老而別自有所指耶以爲指少論也則少論之不爲此三尺童子皆信之以爲別有所指也則非少非老之間未知更有何人而其言又汗漫而不別白似非指一二人者然則得無歸於老論者耶雖其意或不如此而自旁人觀之固不能無疑矣況於 君上乎前者金時傑之疏實不干異同之論而 聖上已

以傾軋疑之況今歧貳之端不翅多矣而又以此等沒把捉之說眩亂於其間　聖心何能不疑惑耶夫百人同行而或指之曰是中有盜則彼百人者舉無以自明矣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聖上聰明仁恕雖不徧疑老論而或疑其間有如是之人參焉則所謂老論者固盡入於疑似黯黮之中而無以自白矣向弟所謂毆一半士類而歸之於陰邪不逞之科者其不以此乎然此在今日尚所謂被之空言者耳使他日苟發事變而黯賊餘黨執此爲契券以藉口而逞憾則其禍豈獨止於斂著輩而已耶今之攻斥斂著

著旣已自占便地其勢有必安而無危有必利而無害如此亦已足矣何必更驅他人納之於罟擭陷穽之中然後爲快也使爲此言者不能慮及乎此則是不智也慮及之而不暇恤焉則是不仁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抑恊之愚竊有所未曉者彼之攻斂著也不但攻其言又不但攻其身而必曰非其所自爲者其意將何爲耶使斂著之言是也則雖有慫慂指嗾者而固不可罪也使斂著之言非也則雖無慫慂指嗾者而亦自可罪也何必問其自爲與不自爲耶若曰慫慂指嗾之人可惡也則亦須明指其主名而請

加刑戮焉可也不能則請鞫問覈著而根究其人亦可也今不爲此而但曰此非一鄕儒所爲者是果何爲耶豈必如此而後淸議可張國是可定而大臣之心可安耶雖至愚者必知其不然豈以今日諸君而獨不知此耶以此而言則無乃非不智之謂而或近於不仁者耶雖然他日藉口之患亦何足道哉所可痛者更化之初士類復集於朝深懲前失盡棄舊釁必欲逌驩寅協以歸於蕩平者其心豈有彼此之間也不幸村尙絅之疏出而象卿首起而攻之其言深刻危險至曰恐動草野之人又曰小人皆君子敗國

事之欛柄又曰絕奸人覬覦嘗試之弊又並擧士與疏有若氣脉相連者然則其意之所在可知矣蓋自是而 上心之疑惑人情之不平遂不可解而至於鍛著之疏出則其羣起而攻之者倍於前日而其言之深刻危險又甚於象鄕 聖心安得不益以疑惑而人情安得不益以不平乎如此而欲望其保合彼此調劑同異何以異於揚湯而止沸耶今覶縷意似以國事之壞亂朝議之橫潰專由於一疏儒而不知攻斥疏儒者之言其害至於如此又何偏蔽而不公耶且兄輩誠疑前後儒疏明有指授則何不如前所

言力請究覈明正其罪以快　君相之心而但以虛
辭籠罩危言脇持使所謂老論者舉陷於幽陰邪慝
之類而無以自白耶夫所謂老論者其人不足齒於
士類也則已不然亦不宜一向逼拶都無顧藉如此
也彼流李輩固不足道以寧叔之明猶不知其非而
但曰不無峻激億逆之端不無之云何其歇後耶所
見如此則尚可望其匡救矯正以障其橫流之勢乎
眞詩人所謂靡哲不愚尤可歎也至於斂善之就其
心之公私邪正固非他人之所得知而其言則固一
國之公言也兄非無耳者豈不聽於閭巷草野之間

乎彼扼腕而竊議交口而偶語者夫孰非尙絅斂著耶今之議者或謂臺閣旣已爭論矣彼一介鄕儒何爲者耶夫大倫大義之所在人人皆可得而言之豈有臺閣言之而爲士者遂不得言之理乎況今之所謂臺閣者其言直是媕婀苟且姑以應文備數耳若是者雖終年閱歲何足以感回　宸聰而克伸大義餘人固碌碌若寧叔者豈非素號剛鯁以敢言自任者而猶且雍容暇豫逡巡却步無復有奮發直前極言竭論之意如是而欲使草野無言其可得乎雖使其出於假託憑藉而亦諸公之罪也諸公於此宜亦

可以自反不當專咎敏著輩也且請公何不以攻斥疏儒之風稜氣力移之於明大義討亂賊而獨於一介窮措大古人所謂惟鬼輩者輒羣起仇視攘臂切齒若鷹鸇之逐鳥雀者何也其亦可笑也已然而敏著要爲不足道也惟無以一鄉儒之故並與一半士類而歸之於陰邪不逞之科則幸矣古人云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如協者天地間一罪人也今雖至竄已望而情事實未伸只合深入窮山滅跡匿影使當世不復知有金昌協一人可矣而特以老母在堂不能遠去此已非其心之所欲又豈宜刺口論時事以犯

出位之戒哉前書偶然失口致兄勤辱鐫諭欲遂默而息也則恐前言之意未白而重得罪於高明故不得不更申其說兄猶有相愛之意則固宜一覽毁棄俾毋得罪於當世而若以其不守愚分妄觸時諱爲罪則輒用高若訥故事亦無不可惟高明裁之

答俞寧叔 丁亥

别時覺前期渺然轉眄間已迫回日日月迅速如此安得不催老也渡江時一書至今置在几間時時出讀如聆談誨忽不知漢湖玉河相去數千里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書中蒙舉似先人詩句兩家孤露

之餘所處雖易地而所感則正一般矣愴溯何勝前冬積雪數十年所未見不知蘇中何如伏惟神相于李徃還平善悠悠瞻想不弛于懷此間仍舊跧伏伏聞 聖候康寧此爲 宗社之慶而唯時象日益不佳歸當闡之遠書不敢具道也賤疾春來日苦近又添得外感伏枕昏昏忽念前書有寄書及鳳城之語蹶然而興把筆作此送于京第恐未及鳳城之期也

答任大仲 陸○壬午

病伏郊垌人事癈闕雖有瞻仰之私亦無以自見日昨伏蒙手書莊存感怍欣慰難以言喻即日秋陰伏

惟起居有相昔陳同甫年踰五十登第朱先生寄書
以爲老兄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未足深賀
此言正似爲執事今日設然區區猶不能無喜賀之
心豈不免俗情而然耶至於近來纔言雖不足芥滯
於高懷而識者之爲世道憂則深矣又豈獨親愛之
私歎也昌協疾病深痼三年委頓此殆造物者哀其
窮獨不欲令久在地上將到便行亦非難事惟是家
禍未已又哭從弟悲哀荐酷有未易處者矣奈何奈
何季女至今支延似亦有天意而醫藥之不得施久
矣其何望自夢近聞證情加劇不得往視秪切憂悶

歌行六選見投已多年而喪戚疾病無暇細看兼以跋語難成尚未奉還今被徵索不敢不納上而跋語終未副教豈勝愧恨竊觀此編雖只選歌行以資初學誦習而其用意之勤條例之密識有不草草者蓋歌行之作莫盛李唐上下三百年篇什多矣今旣徧觀博採殆無遺勝而又各審其體格定其品目分爲六科逐篇隸屬此蓋於古無有而創爲之非止如楊伯謙高廷禮之槩以人與代別其品者其於鑑別權衡之際必有獨得於心而非他人所能與者况以協之素不習唐詩而敢論其得失哉然以序文所云叅

之題目竊不能無疑蓋所謂描寫景物論說事情詩之爲用惟此二端觀於三百篇亦可見矣然其言蟲魚鳥獸山川草木之狀風雨日月雪霜寒暑之變非止以留連光景而已要以起興託喻以發其歡愉怨苦感憤哀樂之情則初未嘗判而爲二也然試就二端而論之景語簡妙眞切深於體物情語優游婉曲善於感人此詩之所以爲妙也唐人之詩雖不得例此而其寫景言情亦往往各臻其妙初不當有所抑揚於二者之間也今必以描寫景物者爲本色而譬之悟禪論說事情者非本色而譬之漸敎此論雖似

本於嚴羽卿而實有不同者蓋彼所謂本色悟門只在於興趣玲瓏不落言筌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不撑寫景言情皆有此妙夫豈如今者之云哉且以警絕遒逸爲寫景之品圓活瞻暢爲言情之品亦似未確凡此只視其人才調之如何耳豈寫景者無圓活瞻暢而言情者無警絕遒逸哉是皆畫景物事情以分其品之過也且温李之體格奇麗張王之叙致精雅（精雅二字似亦未盡張王本色）同屬奇格亦似可疑蓋雅者正也奇者奇也奇與正正相反今目以精雅而屬之奇格無乃有矛盾者耶又以奇麗精雅

專歸之溫李張王而不偏於餘人亦似未該且與已
上類例不同竊覵編內奇麗門中已略收他作而序
却云然亦所未喻豈從其多者言之故耶凡此皆於
愚意不能無疑者故敢歷擧以求教高明倘或有取
焉則本編雖難便行改易只於序文中略加修潤如
寫景言情一段不過刪却本色禪宗纔數十字而亦
可無抑揚彼此之嫌奇格只改作變格便可以攝得
溫李張王二派此則似無難處者幸有以裁之如何
但此數子外如韓盧元白諸作亦恐不得爲正格或
可別爲品目以隷於變格否 並更商度爲宜不宣

與金進士楷○庚午

覆繹辱見投久矣自惟淺陋不足以與聞其說只俟早晚讀得啓蒙少有一斑之窺然後就加參考質其所疑庶或有商量之益矣顧念此事旣不易辨得此書又不可久稽欲姑謄置一本還納元藁而窮居無人力可任抄寫亦復因循不果矣家奴今適有事南下仍此信便不易再得輒將元藁一冊還以納上竊念當初相示意不偶然而旣累年滯在塵篋卒無一言玆愚而昧然空還則誠非高明虛心求助之意玆試與舍弟分卷看閱隨見籤識首尾數日未及其半

而止至於蓍策一卷則全未過眼其已過眼者亦忽
忽涉獵不暇逐段究詳悉覈所疑其所覈疑者亦略
略括出不能到底剖析以釐其說凡此皆深可恨歎
第乞高明試賜覽觀而辱反復焉幸甚抑又妄論此
書大體則其思索之深至考證之精密不但今世所
難得亦有前人所未到者其有補於易學而見傳於
後世無疑矣但求之太過反有偏滯窒礙之病說之
太詳不免安排牽合之跡却少得高明簡易疏通渾
厚意思又說理不如說數文字不副見解此恐爲連
城之瑕苟能益加修潤期於完粹而後出之則其於

傳世垂後益可保久遠無疑矣不審盛意以爲如何元藁雖不敢更請投示然早晚或能別置一本則竊冀復得寓目發此蒙蔀且有以畢效其愚亦幸留之意也勢伏窮山道途夐絶無由一奉顔色商論疑義每思昔年儵然齋裏對床劇談眞一歷劫事瞻望悽黯不特離索之感而已

籤紙中本圖書卷呂協說也原封書卷呂翁說也其間又有堤川文官朴守儉說此則逐籤識別覽時可以領會矣又此鄙說臨行寫去未有別本存留日後或欲反復恐無以憑考幸令子弟鈔寫一

適因便見寄如何明著策卷初欲並還以其全本看過姑留之俟後覔便追納未知如何

與最良兄 丁亥

忽復初夏伏惟清和調體珍福閒几枕入歲有日嬰失湖山之趣覼縷情話足慰貌境恨此病蟄不得一奉從容於新第也區區賤疾近益沈頓蟲臂鼠肝一任造化翁控摶不復置之胸次爾新結大網日打魚前灘雖病亦時時開戶臨觀有足樂者今呈一重唇是夜來所獲聊欲知此間風味得無爲遼豕耶笑笑人同若蒙以杏湖鰤魚見報亦可爲江湖間佳話也

力疾草此他不一一

答魚子平 史衡 ○ 癸酉

近得賢胤來相守眞所謂長松下淸風向仰有倍他日茲辱手札先施感慰何極吕協禍釁餘喘尚保亡宅賢胤遠來逐臭深愧其意況其才敏精勤殊不易得在於鄙陋資益爲多屈左徒稱頌之作殆非虛語也見方對搦山房從容繙誦爲樂尤不淺想亦聞之慰意也千萬不宣只祈寒凝履用佳福

農巖集卷之十七

農巖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農巖集卷之十八

書

答李玉汝 相時○壬午

小紙所示事尤齋答書此間適有所錄故謄上

練後朝夕展拜二先生之說果有異同然練前有朝夕哭祔廟後有晨謁而練後祔前却無事在者是難曉處也從李先生說恐或寡過也

禮子於平日晨昏男子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護此則平日常侍不爲昧然無節矣况練後無參拜之儀則是都無事故鄙意每以退溪說爲合於情

禮也如何如何（此條係專答）

先齋之意如此其時先人所行當從此論而未能明記鄙兄弟則終以問解說爲難違只每朝瞻禮而不拜盖家禮參禮條有遊出則瞻禮之儀此似可據故如是行之未知果如何也抑更思之古人於事生之際亦有每日拜見者雖有常侍之儀如退溪說行之亦似無妨而但朝夕哭不拜到此始拜又有豈前後異同之疑參量處之如何

與宋玉汝 戊子

區區老懷之悲十年如一日每想令家兩兒蘭玉之人

耽眞所謂一日不憂者如我窮孀雖欲羡而不可得矣不謂今者遽喪其一禍福之不可知乃如是耶聞來驚慘久而未定自覺肝肺間如有湯火芒刺盖傷虎之情然耳聞其委禽之期只隔一月此事尤絕悲神理憯酷一至於此奈何奈何第乞上爲慈念倍加寬抑毋致傷損千萬至禱

與金達甫 辛巳

賤疾比益涔涔閉戶深臥不省外事久矣晩始聞家兄受辱於令姪輩其言絕悖不忍聞不謂詩禮之門又出一王雱良可駭也素聞伯台不檢束子弟雖八

龍鐍鐍克衍堂宇而大抵皆尚氣恃才脫略繩墨不甚類法家子弟人言如此固非好消息況春澤是千人所指尤宜欽飭而聞其意氣愈豪無少忌憚此豈身家之福哉設令渠眞有通天之學貫古之識其所處則乃下流也衆惡皆歸無所避之雖鄰車而載阿膠以求其澄清不可得矣今不自量其如此而輒欲攘臂干預於扶倫紀明是非之際不知雖堂堂正論一經其口便不光鮮何其愚且妄也今之士大夫雖甚無賴人情固莫不自愛濁流在前皆憚濡足又孰肯與犢謗多釁一春澤關通謀計上下論議以自污

其身名除非妄男子無恥無行者乃爲此耳然而異趣之人不逞之徒動以春澤爲口實必欲盡驅一隊士類歸之於幽陰不正之科此固猜疑傾險戕賊害之說而亦春澤不自謹愼之罪也是以自甲戌以來國家討罰之嚴士林論議之正擧皆爲其滓翳汨溷不能如日月之昭揭寧不痛哉誠使春澤少知利害事理則必不忍以其一身爲門戶憂爲士林羞爲蕭蕭淸朝之累雖人言罔極人心至險而處之豈無道哉杜門屛跡不與人交關緘口結舌言不及時事似此二三數年雖未盡釋疑謗而亦當減得分數矣向聞

其罪譴以後頗知創艾且因子益一言欲從事於拙字或意舊習其有瘳乎旣而竊聽於往來黙察其動靜只是舊日春澤而已以此人言漫漫日益增加載鬼張弧疑怒交極雖兄輩不明於燈下而兄與兄家義同休戚者孰不深憂而永歎哉家兄嘗曰之言蓋亦爲此其所以爲兄家謀者可謂忠矣而不以爲德反以爲怨人之迷惑何至此也且家兄之於渠輩父之執友也母之內兄也設令所言有不厭於志者一者奉拜從容盡言以辨釋其不然斯其爲禮恭言直之道而其言苟是則家兄亦當愧謝之不暇矣今不

爲此而敢於其父坐處者。莚赫蹄書以肆不忍聞之醜辱。此何道理。苟使此輩少知敬父母。則必不敢爲此也。此其無行。又却甚於土豪矣。然小兒輩何足道。所可恨者伯台也。伯台素驕諸子。不稍禁使其習其謗於一世朋友之親切者。固皆溺之而聞其日過。家兄於禁中。先已有慍色。未幾其書一至而亦略無驚動摧謝之意。只噱笑曰兒輩固過矣。然亦何足深怒。此其意。實不慊於家兄而不以兒輩爲非也。曾謂升木之猱。又從而教之耶。家兄性本樂易多恕。故於其譏不峻責伯台。又不令伯台嘗於庭而教之。昔伊川先

生以韓持國諸子從行笑語厲聲責之曰韓氏孝謹之風衰矣以此而言則家兒當日所處誠似失之寬矣然亦知伯台家兒不如韓氏子之可教也昌協素褊急有胸中氣自聞此事方寸勃勃不能自忍輒力疾作此書然不於伯台而於吾兄者恐伯台蔽於慈愛言不見信秪取辱耳若兄則平日見予固愈於伯台之處我而雅趣所存昌協又獨深知故不敢自外卒意盡言言出憤慨頗傷切直雖高明亦未必能見察也抑又念之昔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嚴敦其憂愛深切如此矣兄則朝夕家庭猶不能戒勅春普輩

豈愛兄子不若古人之厚耶若曰教子弟者不當以謙恭謹飭爲訓則伏波此書可删於文公小學也況如春普今日之爲又嚴敦輩所不爲長此不已憂當如何兄誠念及於此則其於父子兄弟之間所以戒誨勉責者當自不容已矣此書亦非欲終隱於伯台可尊示之固知春普輩見此必大愠怒其所詬辱當甚於家兄所遭然區區本不欲與渠輩相識因此告絕亦所不恤雖兄與伯台苟不深罪兒輩而有憾於愚言則自此當我曰斯邁爾月斯征不復相爲謀矣兄其亮之

答金達甫 癸亥

胡傳一段前此固已考見而尚意叔弓之事可以援例於今日者蓋古禮當祭雖大夫卒不得以聞則變殺之節固無所施而唯叔弓卒於祭所故有去樂卒事之禮今覽不免以褒聞則隱卒之義宜無異同前書之云蓋以此耳今因來示更細考之胡氏所謂見大臣之卒者豈以其卒於祭所如親見之故獨可以聞樂不樂之義處之而在外而死者固不在此例耶以上文祭而去樂不可也之語推之則似是如此而亦未敢質其必然耳前此數日弟亦以此事商量蒸

矣　大駕未動而聞喪則親享可停而旣諳祭所則不當以喪聞雖以喪聞亦不當廢祭唯變殺之節則不可無耳今旣不得去樂則除飮福受胙外固無可省之節兄之所論亦不無意義矣但栗谷之說姑以後世私家祭禮言之耳古者卿大夫之祭亦有用樂者使栗谷處此亦將如今說只除飮福受胙而不去樂耶如其未然尙恐不得爲今日明證也如何如何

與閔聖猷 鎭遠○戊寅

春享已闋伏惟原隰罔爰起居佳勝區區瞻仰荒政古人固云無善策然富鄭公嘗自言契丹奉使之功

不及活青州百萬民此事正所望於吾人不知果何以範圍也

答閔聖猷

瞻仰懸懸辱書及之荷幸難勝盛諭縷悉良愧不鄙

魯山亭具悉於達友答書中計兄於此應無米炭而愼妃一款兄示所云人心所同天理所存此是擧國所共冤讎因而順之悉合於義者固爲至論然鄙意尚以禮無可據不能無疑宋時嘗有郭后祔廟之議劉原父駁其不可遂不祔郭后之廢仁宗後甚悔之蓋嘗欲復位而未及故雖葬用后禮而終不得祔

廟此事似可傍照孟后之復不但在其生時爲與此異時則向太后以姑許復尤不可援例也如何如何

答閔聖猷 甲申

示禮於古未有明證但記喪服小記論出婦爲父母服云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註云若被出後過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此似可以旁照於今事蓋男子出後與女子出嫁其厭降本親義正相類而已成之服不可中廢者彼此應同今此出後在練前則恐當依出婦未練而反之禮至期方除如何如何女息產

後病劇方在病側憂撓不暇詳報並細檢小記本文如何

答趙君範 措○己卯

賢胤臨訪得奉前後所賜二書欣荷之極殆不容喻信後歲既改矣伏惟視篆起居益延新慶弟窮居兀兀怨復添齒只有感慨無可言者下接狀草謹受而讀之平昔聲容謦咳怳若復接於耳目羨歎之慕益不自勝前此固不敢為人作墓銘惟於一家不免從徙應副矣今茲見託極知意不偶然其何說之敢辭但恐文辭拙陋不足以發揮盛美是為歉耳惠恐覽

各種深荷盛意兵禮幣有不敢冒受者具以告於令
胤而終不以爲然故不免姑留然惟情義所在得效
其區區於筆硏間以塞後死之責於分則宜今若受
此則是便視同他家事也其何敢焉幸乞諒此意
早晩璧還勿以爲罪如何餘不宣

答李仲深 戊午

歲暮懷仰益深臨意辱書頓釋離索之苦第承慈闈
愆度一向沈綿爲之仰慮無已也弟奉親窮峽大小
粗安此外無復餘願惟是歲月逾邁犬馬之齒行迫
三十而業不加進撫光日積中夜思之不覺永歎之

交集矣念吾兄長我數歲此懷當無不同而或有加焉者矣記昔東岡與吾兄同在甥館日受教於函文退而與二三子羣處講論彼時年甚少雖不能一意求道而顧其志氣方盛妄謂聖賢事業終當可期自始至今忽已十數年先生之喪既為秋栢之實矣而二三朋友又皆離散分處不得復相合并如前日而或時相見亦只道寒暄說閒話而已至語及所學則皆遜辭答謝遷延以罷人事之盛衰存亡固無可言者而即吾儕之志意趣向亦非往時之舊矣豈不重可歎也吾兄嘗從容謂弟丈人晩年講道正類退

翁陶山之日自今以往道德之進將不可涯涘而吾輩得日侍函文與有所聞豈不幸甚然其尊聞行知勗勵無怠以至于成亦在於吾輩而已當時所以相期者蓋如此矣先生雖不幸蚤世平生志業百不究一而即其所立已自卓然足爲後來之程準矣顧吾輩之所自期者今果如何也如弟之愚識不足道以吾兄之志氣剛健朋友所共推服以遠大爲期者而亦且因循頹墮無以自拔於流俗寧不可惜哉願吾兄自今慨然發憤一以道義自厲致知力行日有所事要以不負我先生當日教育之至意而使如愚者

亦得觀感興起扶策篤劣以從其後幸甚幸甚憂此久矣而遠無由相見一吐今因來書不覺傾倒至此亮之亮之近日不知看何書侍藥之餘雖不暇讀誦亦宜溫理舊書不至放廢爲佳來价立促姑此不宣更冀處涯侍學萬重

答鄭參奉 應壽 問目 乙亥

最長房奉祀通庶孼與否疑禮問解論之已詳可考也凡禮自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皆謂之庶不獨妾子爲庶也是以先王制禮未嘗以貴賤而別異之豈獨於此不許並論耶至於庶人只祭考妣尤不當援

以爲說古者非命士則皆謂之庶人朱子所謂命士
得立家廟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者正指庶
人而言今之學生無官者卽古之庶人也然旣用宋
賢定禮通祀四代則豈以妾子而獨用古庶人之禮
耶況妾子亦有有官職者則此說尤不通矣竊謂尊
家祧主遷奉於庶從叔在禮無可疑者所論文異公
家事恐或自有曲折不然則似是傳聞之誤不應朝
家以非禮之禮定制也
深衣雖斬衰亦以布緣邊乃指麻布也蓋斬衰裳
皆不緝邊而至於深衣則須用緣邊之制故雖斬衰

亦以布緣邊也雖亦二字盖係於緣邊而不係於以布竊恐高明誤認此二字之意而疑其爲綿布也細考自當了然矣

大帶再繚玉藻與家禮文同義異此正區區所嘗疑者然玉藻用單繂之制故帶廣二寸而再繚腰則爲四寸家禮用夾縫之制故繒廣四寸而既成帶則爲二寸其實亦未嘗不同也若如或說用四寸二條而夾縫之則却成八寸恐非家禮之意也大抵帶廣本以四寸爲度故士帶雖二寸玉藻則以再繚腰而准此度家禮則以夾縫而准此度以此知家禮再繚不

容與玉藻同看也然朱夫子之必借用一字以惑後人終有所不敢知耳所諭無大夫士之分家禮所載本皆士禮而備要仍之其用白綃亦士禮也非欲以此通爲大夫士之制而無分別也

祔禮之闕行於卒哭翼日是本領已誤無於禮之禮誰敢議得然到大祥祔廟時只須如常禮行之恐無他節目也

答金顯甫 甲子

昌協私門酷禍舍季乃奄然夭逝摧痛酸苦尚何堪忍以渠氣質穎邁實不謂脆促至此況自二年來篤

志文字日覺驟長尋常獎賞每有阿奴火攻之懼矣令乃爲造物所忌一朝奪去此痛又可言耶同氣之戚人情所難堪而數年之間荐罹此毒重以奉親下情境種種慘絕雖欲寬譬亦無其說心肝腐蝕久而益甚矣玆蒙千里枉書慰存款至哀感之至不任哽咽仍想春晩侍履珍嗇尤慰尤慰昌協喪威之餘慈癠益甚兼有身病生趣都盡無復可言者耳金鷗而聞遽作古人不勝悵傷白雲山裏琴酒文字之會思之如昨日而人事之變已如此此生眞覺夢幻也千萬不宣

答金顯甫 庚辰

承讀大學有程課極令人欣慰開卷茫然之示想是謙辭然若使涵友在者所以講論開發者必益不草草九原難作謂之何哉弟則舊嘗前於此書甚鹵莽涵令在時亦未曾講論及此近從其遺稿中得其一二論說往往有相契處知其平日用功深於人也然凜亦只是依朱夫子讀法熟讀精思而已此外豈有他妙訣至於意思闌珊精力難强此固晩學所不免須先有持敬一事以立得主宰然後此患庶可袪平日所聞聊以奉告非敢謂經歷見效也

答金顯甫 壬午

眷時蒙令季及胤聯翩臨訪其爲窮陋之慰藉以勝喩況目擊之間兄之典刑存焉忽不覺相去之爲千里矣但恨告歸太遽不得款曲晤語又未及附呈謝帖於其行追思耿耿有如食物在喉也茲於遞中獲拜六月初一日惠字承爾時暑熱靜履冲勝哉慰良至且聞亭榭落成書樓敞豁益有開卷之趣此是遲暮第一樂事如協者雖欲仰羨何可得也三洲舊居非欲終棄而觸目江山適增感傷以此不忍輒歸尚此滯留於東郊雖有兄弟相守之樂而要非久遠計

此身誠未知歸定處矣謂之奈何賤疾雖根柢未去視春冬以前則亦似減得分數但衰相日加向來所恃者惟眼視與齒牙而自今夏以後左右兩車忽皆動撓腊截之稍堅硬者全喫不得令茲所寄乾鰒亦領意而已此殊可歎若眼視復如此則頭邊許多書將亦次第束閣非小事也晩讀廢已久矣日間亦全無課業至於從來受業者不但此中無住著處病昏精力無以應酬無論新舊一皆謝遣盖卽今身事正同退院粥飯僧來書傾嚮之意恐未深察此間事而然也賢季所詢區區素昧禮學只以臆見報去恐未

中理幸因來訂教如何屛書此便未及揮染以送從當附郵便寄去也來使立督凌遽不盡意所祈新秋加愛

答金顯甫 甲申

遞中獲拜十月念五所惠書承領多少示諭哀感且慰難以言喩即玆至臘遞候遠惟服履如宜科事刀既以不必得之心隨例一試則失之亦何足道況此豈由於倒繃孩兒只是無點頭朱衣耳今以此無聊牢關得無近於邅邐氣象耶但聞南畝失收此則誠非小事前書所奉慮門內細碎不得不關心者想當

盡[illegible]矣奈何奈何雖有掩卷敗意之時非書則又何以舒憂娛哀耶惟於此中著意加工得味於苦淡之中則自當有外物不能奪者矣每愛韓子盛山詩序築河堤以障屋霤奏金石以破蟋蟀之聲數語爲善形容君子樂道忘憂之意竊想平日讀此必亦有味其語幸更以此自廣如何昌協頑忍只如昨中間以女息産後病病數旬危厲今幸少間而歲序忽焉且窮感痛盡難狀爾紙束每荷損惠珍感且愧二層附呈其小者傳致令季爲佳餘不宣

答金顯甫 乙酉

别意迥夕耿耿昨晚與弟輩語悔不留與聯枕玆枉手字披復慰幸知今日定渡江坐想行色囬添牽念而前期之難尤使人黯然隱侯詩語自少知其有味而在於今日益覺著題南路雖平生所慣歷而夢中往來又何足以慰相思耶所諭書肆借觀極知非虛語奇文共賞疑義相析此乃彭澤所爲卜南村吾人未能辦此一段因緣則豈不足樂以忘老而奈彼此俱無氣力承示只增慨悵爾千萬怱怱不宣只祈行事萬重

答金顯甫 戊可

歲改以來倍增瞻悵即玆二哥來訪顛範克省已又入
出神中意書辭旨諄懇此何減親奉良誨於一榻間
幸甚幸甚因審載陽靜履如宜向來膝下疹憂亦皆
既危而安昨今年來此患孔酷十死七八中存人家
哭聲聒聞此殆非尋常災沴如兄眞大福人也至於
賣田治科行蹝則費力在於協也又何由羨耶說聞
老婦之病適已周歲而鍼藥雜試終無應驗已分不
可爲殘疾亦自去臘屢添外感本來秉之證情苦劇
伏枕七十餘日尚未有起色氣力攫敗無復餘地每
日以手攎臂輒減一二分取鏡自照殆不省其爲我

今亂今始識向必大駭而去矣可愧可愧若記何嘗暫忘奈病狀如此實難辦此兄不言此每亦憾恨之意識可閱也年來文達不翅如山其中亦有事體兄緊重而受託過十年者如兄所委尚屬差緩本欲從病軀少健信手塗抹次第完了而病旣不愈來者益多譬如貧民欠稅錢逐年積壓其債愈難設令壹篇病愈欲一一應副則將不免於墨池中滾殺矣此誠非小事病裏思之輒覺又添一病幸兄特垂哀憐勿太督責如何事實謹領悉前此蒙向諭書亦不止一二而並與其名而錯記昏耗甚矣如此而尚可觀纂

敍述以發盛意之所欲道者耶直是難違撥也爾記雖未擧和尚且慰幸繼此書來幸隨得録示勿以有唱無和爲嫌如何所論非聖賢中道誠是至論然區區之意蓋欲因此省事非專出於傷悼之私也老子云爲道日損老來方覺此言有味不知吾兄又以爲如何也神昏手戰實不堪作數行書感兄鄭重之意挑燈倩挑自力布此不知所作何語字畫之潦草一不暇論也惟冀兄照諒而已

答金美卿 知光○壬午

傾嚮之久得遂一見欣幸可知所恨匆匆未成一學

日歎追思耿耿至今未已辱告承潦暑學履增勝且荷旦慰難以客裕協病狀苦未蘇健無日不呻吟一歲屢如此寧復有好意思每誦昔人所譏邊孝先語錫之自笑爾別紙所詢妄以臆見仰對盖平生不習禮學重違千里垂示之意强其所不知此其罪恐不止於汰哉悚息悚息餘不宣

別紙

繼後子之服恐乙說爲是但其所云親密無間不能必如已子者義却未安曾見閔永平以升與崔相論此事以爲非親之異於所生也只不得與正體長子

同而同於庶子承重此說似得之
收養服制此無通典未知其出於何時何人說然通典是唐杜佑所作據此則自唐以前已有此說矣家禮圖非朱子所作也是以與本文異同者不翅多矣其三父八母有養母而無養父者母以養爲恩故雖非親母而凡襁褓乳哺者皆有母之道焉父則以生爲恩故不當以養育之故而處以父道竊惟禮意恐是如此

又有一人身死而其妻於三年內立後其所後子既制三年之服則服制未盡而衰期先盡此其撤

几筵一節何以爲之亦望具賜下教
最後一條此固從前所深疑者盖子雖制三年之服而至於几筵從而仍存恐無此義但几筵若撤則雖衰麻在身而哭泣無所且將來練祥之節亦有難處者竊意聖賢處此必有其道而今不敢質言也然而三年之外仍存几筵朝夕上食在鄙意終覺未安耳

答鄭叅奉 東袗○壬午

謂已脫直久矣辱書知尚未也仍承暑熱齋况淸悆豈勝欣慰前書云云非敢飾讓乃其實情然爾今蒙啓告之勤且感且愧山泉之象義固然也然須有尤

二之剛明可以當之協豈其人耶捨是而以麗澤講習之益相勉則庶乎其可矣不審盛意以爲如何前惠佳什雖未拚和爲愧其於吟玩何能已已覆謝之義所不敢承賤疾遇暑添苦伏枕昏憒占報不悉伏希尊照

答黃生載重 壬午

不面而先以書此古人事也而足下行之雖其執禮之恭見推之隆非所施於庸虛而陳義高遠亦是以見賢者之志矣感歎何勝滉晩始學道行之不力雖鑽硏於章句文義時有一得而正古人所謂出入四

寸間者耳於道何有況自三數年來喪禍慘毒疾病危痼憂旅荒落益無可言不知足下所取者何在豈其過聽於道路之傳而不察其實也然士之學道猶農夫之學稼豈以力之不逮而遂忘其事哉區區於此誠不敢以衰晚自畫惟是講劘振德之助深有望於並世之賢矣今幸得之足下雖相去之遠莫往莫來而書疏反復尚可以導宣此意繼此更冀毋惜誨音以警昏惰奇子亮文聞名舊矣恨不及一見季嘗從游固知淵源之有所漸也其一二緒論尚可得以聞諸千萬不宣漸熱惟進學自愛

與李子東 丁亥

絕海之行去來皆未相問坡翁所謂直是懶耳無可藉口者近之而今則匪止懶而病爾不識子東能諒之否乘長風破萬里浪昔人但有其願而子東真能辦此可謂壯矣賤疾近益危苦浹月負席如將溘然者偶得行錄讀之不覺有起色杖叔觀濤之論殆非虛設輒欲以數語題卷末而病畏筆硯未之能焉可歎可歎即日春妍不審動止佳勝千萬扶頭力草不能一一

答趙定而 丁巳

別來毎思挾仙樓上飮如昨日矣便中辱書頓爾傾寫但邑憂未解殊令人仰念也拙門運不幸伯兄奄忽棄背摧裂何堪況聞親病比劇此心煎熬又非賢者比也疇昔之游何日忘之無論其山川勝觀邂逅同好賦詩飮酒此樂豈可易得歸見里中諸君子輒爲道此皆稱奇會也唱酬諸篇此亦已録一通承有記文甚欲亟見而李君尚不送來然計當盡善何須復著僭父語歸時偶得長篇試此録徃或可備一體也仍思坡公兩賦誠横絶古今然當時從游二客今不知爲何如人而顧無一語以相和則亦太寂寥矣

吾輩此錄卽不敢遽比前人而此事或當勝之不可但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歲臘秪有一日相望渺然益增悵惋千萬不具所冀茂膺新福

答士敬 壬申

更檢所與敬明書有云寓心書籍以爲持養之方此一語卻恐有病夫爲學必以讀書爲先者正欲就此講論思索窮得聖賢所說精義至理以開明其心智耳非但欲寓心於此爲持養之具而已張子嘗云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來諭之云雖若近之然彼固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又

曰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此其主意可見矣大抵讀書須以玩索義理爲主而存養之方亦在其中者盖讀書之方必循序漸進切己致思一字一句無或放過然後方可以識得聖賢本意而察夫義理之精蘊矣能如是則此心亦得沈潛靜一不勞而自存矣張子所云維持者正謂此爾今若專以爲持養之具而却忽於窮理之功則恐玩索不深考究不精而所謂存養者亦且若存若亡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矣昔許順之云時玩聖賢之書可以資吾神養吾眞朱先生深譏之來諭不免類此恐或一時遣言之

差然盛意要以持養重於講學故其說之差一不覺至
此更宜商之

答士敬 甲申

別來瞻想耿耿遞中獲奉惠疏備領示諭豈勝開慰
遠地官况固知多苦少樂況聞令兒證息加劇風土
又不比已北調護之際想倍費心奉慮何已向來所
需鄙說金村之日旣已相對道破矣又何用文字爲
惟教學一事欲略爲條目以報後見玄石集有與成
汝中書論此事頗詳備切擬錄取以備左右者之觀
考適值出往松獄本書姑還其主一不及爲矣從當錄

得是去吏不須區區疊床語也抑嘗念爲政之道固嘗寬以撫民而嚴以束吏此其大體之不可易者然吏亦吾之同胞也若一於嚴束而不恤其私使之失所愁苦則豈所謂一視而同仁者耶且嚴與苛相近而實不同故嚴則下畏而不敢肆苛則下愁而不得寧苟察乎畏與愁之爲異則吾之所施者其得失可知矣左右之政雖遠不得其詳而似聞官屬頗已愁苦不止於畏而已無乃所施者或有涉於苛者否更宜反省而深戒之也精義或問果能印出豈不爲學者之幸但須先計支費措置物力然後可舉未知已

思量及此否册子常多考閱且其中有丹鉛未了者誠難遂借而重違勤教謹此附納凡九冊幸檢領昌協前月旬前往墓下昨夕始還奉几筵病喘堇得支綴而又逢此月號慕一倍罔極千萬來人立督不能究悉只冀清和政履安福

答士敬 丁亥

恐只之近病失一展此恨耿耿久猶難釋矣今得阿戎來過晤語頗款豈所謂勝與鄉談者耶笑笑況蒙手字戒誨切至爲賜大矣感佩何勝多言豈惟害於病亦深害道從前非不知此而持守無方無有擧妄

之失今承藥石之誨當加意勉戒也來詩被復數四感歎者多矣至於批評偶一爲之可耳何必每爲且此等事其於妨害養病殆不翅多言左右一戒之一勸之豈猶於忠恕之道有未充廣者耶好笑好笑忽忽不宣

答李樂甫 甲子

辱帖極用荷慰此行無事往還而長者病患適苦既未辭事役又不成說話而歸是可歎也尼寺以爲自聞權生所傳至今隱默實欲其消泯無跡而崔生妄作此舉挑撥事機前頭事罔知所屆節節言之吁歎

不已矣且謂尼札所言雖未必出於公心而其言則
實是藥石方且喜於得聞寧復有忿怒之心乎此言
嘗說與疇孫荀出於虛假則祖孫間寧復作此貌樣
云矣此外亦不無若干說話而非書尺可悉唯俟面
究

答崔昌大 壬申

日者徐甥來蒙足下投寄東遊詩一編重辱惠書辭
語恭甚若以僕禮先一飯而執業請敎之爲者愧恧
不敢當僕自禍故來屛伏窮山鹿豕爲徒於世間事
芒芒焉都不省識久矣得足下詩讀之輒覺此心莪

發音若葭灰之吹而春朱之繹既又反復數遍髣髴窺見其用意造語聲律格調不因襲陳陋務尋古人本色以爲高而才思之敏給又足以濟之吟諷之間爲之屢歎蓋僕之得於足下詩者如此至於鍼砭敎導如來敎所云豈僕之任哉然以僕之嘗粗涉詩道而知其爲之不易也矜持則少眞意洗削則畧元氣語之謦者味或短聲之亮者節易促此自古人已難之矣况今生於衰晚之運神明精力不及古人遠甚言語聞見又日接於世俗而欲脫去凡近反之大雅則必將黽勉氣力淘洗積習擬議而後出之鍛鍊而後

成之若是而能免前輩者之病豈不益難哉況未力之所難强宿習之所未化俗調俚語間或不免者有之則爲詩之難未有難於居今而學古者也此僕之所嘗經歷而聊爲足下言之足下試以此自求之則得失居可見矣雖然僕之爲此言亦非以阻足下學古之志也但欲足下勿索古人於聲音面貌之外而必求其性情之眞問學之實勿效古人於尺寸繩墨之間而必得其規模之大氣象之全優游以抒其意樸茂以完其氣無過求新警而使旨味雋永無專尙清亮而使音節和緩此或可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之助不審足下以爲如何雖然足下之教曰此小道無足以盡吾心焉知足下之有意於其六者而顧僕何足以補助然而有一說焉夫聖人之學與詞章之本爲其大小之分人亦孰不知之而世之聰明才敏之士率多没溺於詞章僃心敝精終身不止而鮮肯俯首從事於聖人之門何也豈以道德性命其理高遠格致誠正其事繁難學之未易成而姑從其近且易者學之求以成名而已耶不然則背泰華而適培塿捨江河而觀潢潦宜非人情也故僕之愚以爲學者須先識得道體之廣大精微皆吾心之所有聖學之

節次階級皆天命之自然至近而易求至簡而易循求之而無不得循之而無不至也然後其爲之必決進之必力而不至爲末藝小技所奪矣不然則見難而懼懼則沮沮則怠終亦安於小而已矣今以足下之有意於其大者而猶未能脫然而從之也得非爲是之故乎故僕敢以是說贊足下之決足下誠能深究其然而早定取舍之極以平日拼此章句追琢聲律之功移之於窮理居敬進德修業之實俛焉日有孳孳而不懈焉則其進於道也孰禦素知足下有可與適道之資又感下問之意不覺縱言及此交淺而

言深無諸己而求諸人皆犯古人之戒亦恃足下之垂諒而已不宣

與李宜顯 甲戌

一舉大闡快副庭闈之望聞之喜悅殆不能寐然士所當爲不止此妙年仕宦又非所急更宜留心於其大者益讀聖賢書以需異日之用也區區之意本不以一第期左右今春山寺時固亦知雅意所存故輒此云云想有以諒之矣

與李宜顯 丙子

生方住農巖只有兒子隨來日長如年隨意興居耳

目所接不過泉聲山色恨不致德哉此間共商簡策中語也聞之亦當慨然

答權燮 乙亥

示諭道峰事深荷不外近日許多紛紛要旨淺慮之所不到而事之苗脉則有之矣客歲季冬旬後初入城裏適李君賀朝來見於北洞曰道峰事今將舉行矣其間有合商量者任事章甫今我稟議於兄矣當初儒疏以並享爲請既蒙 上可而該曹回啓却以配享稟定若配享可則固當依此舉行而不然則筵臣當更稟於榻前兄意以爲如何我對曰此事吾則

本以配享爲當況成命如此則何必更請盖尤翁與靜菴若在他祠院如黃山之竹林者則固當並享而若道峰則靜菴自是主人享有專祠已歷二百年今遽以尤翁並享則靜菴遂不得專其尊而主客混矣且後賢而爲前賢屈無少不可以此言之惡配享爲穩愜矣李君唯唯而去曰章甫輩固應有來問於兒者而吾亦當致此意於任事者矣其後未幾而有筵臣陳白之舉則吾言不行矣私心不能無憂而亦未嘗對人說及矣其後徐生宗震來求奉安祭文而以方撰次先人行狀前已辭劍潭同春先生祠宇文字今不容破

例故辭謝不許徐生仍問此事於兄意如何我遂以所語於李君者語之其時士興兄弟忍道以三人在坐同聽矣今日紛紛大抵皆由此而發也此果無端追議於禮成之後者耶彼媢疾者果必待此以作耶到今雖有藉以爲口實者此卻是吾之不幸耳譬使無吾言此事其遂帖然無異議耶作此見者眞兒童之不若也大凡論事只當觀道理所在明白直說豈有顧瞻回互藏頭匿影有若屋下做私事恐人知覺三三兩兩附耳交語者之爲耶平生不慣作如此事固知以此行世必不得於彼此而亦不謂吾黨之君

子乃無一人能識此意也此則誠可為慨然爾然愚於此一事本亦不敢大開口說話只為當初與李徐酬酢因以傳播於人而其後或有緣此來問者則又不欲一向隱諱反致人疑惑令其妄相忖度故輒歷言前後問答曲折以明己意之所在來諭所謂需於發言者亦如是而已其時有尼山門徒李師言同在坐戲笑謂其人曰吾言與君輩意思自別而却恐拗引為證也李君亦笑曰無文書之言將何以為證耶吾之此言雖似調諧而實有深意焉此可見區區本心之所在矣至於北洞移書又未知何所指也濟德

輩誣衊之後因有書於士興略及慨惋之意豈指此耶若然則尤可笑也士興兄弟前已於徐生問答時參聽而知吾意矣又何待於移書論說耶年少輩曉曉多口置之不足道而吾黨中自成二論如來諭所憂則誠亦非小事也然吾與仲淳言議雖小異其誠心爲尤翁則一而已矣豈有彼此參商之理耶如左右者宜察此意告語儕友勿復以意見之異遽生分別而只取其爲前賢赤心則都無事矣不然則雖非此事而人之意見亦何能盡同同異之間便相疑貳則何往而不朋分角立耶此事久欲一稟於寒水座

下而病冗未暇作書今因來諭之及忽忽奉對雖未能周盡而大略則具於此矣覽後須因便見還欲更寫一通以入黃江禠也凡此云云於盛意如有未當亦勿惜反復極論乃荷深愛也更告諒之

答權燮 丙子

禠中辱復承侍學佳安慰浣難量生職名不勞自解方以爲幸今得德哉所報恐又有狼狽之端可悶別紙良荷開示人之意見固難盡同況事在旣往言之何益雖嘿嘿內省益加悲慎或可以寡過也竊觀來意似欲得區區一言用以解吾黨之疑而塞異趣者

之曰此正不必然使世有高識明見心事默喩者則宜無待於煩言不然則又何足與之深論耶况世之紛紛者雖見吾黃江書中語亦安知不益增其疑而別有以藉口也恐此無異於揚湯而止沸也大抵今世無一開眼處亦無一開口處愚意雖斯文大是非擧世所爲明目張膽以辨之者亦不欲過而問焉而杜門讀書明理克己以究吾終身事業唯此爲眞實急務於斯文亦庶爲眞實裨補釋氏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此言深有味也覸左右意思似多向外切切然以論議是非爲事一向如此恐氣

象曰益浮淺心地日益湮蕪而終無以得近聖賢門庭雖使於論議是非剖判得十分明白亦何益於身心況其決無此理也耶因書不覺縱言及此想亦不恠其言之妄率也餘惟亮察不宣

像贊三百字恐仍舊爲是此蓋就畫像言茲欲以是見其禀賦之傑特亦自爲國朝所罕人物語既著題而意無不足矣今欲改作五百者以有孟子名世語可藉而爲重然於當初眞實發明之意便覺相遠如何如何蓋古人爲文只據已意隨事直書而語意自足故後人讀之亦覺眞實有味今人

動喜引用古文假借粧點務爲張大而畢竟只成一副套語故讀者亦認作儀禮說話而不以爲實錄此正古今文字得失之分不可以不察也

答黃奎河 癸未

辱書辭旨諄複感幸至深承遠行有日又令人悵然也退之之言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所與猶然況其兄弟之同氣者乎是以愚於賢昆仲每見如見吾叔轄不自覺其心之傾寫也以愚之如此而知今來諭亦出自所篤非虛語耳但以贈言爲請則非病昏所及區區只願晨夕定省外

深居簡出閉門讀書日有程課而酒食讌樂之事紛華靡麗之觀一切避遠無或留連則不但心志淸明而學業亦精專矣雖使叔輔而在愚之所勉戒者亦豈外此哉至於游覽之助蘇子由馬子才二書固已具道矣此亦平日讀書爲學積於中者已富而耳目之接於外者有以感觸助發耳豈其中空虛無有而專有資於外耶仁智之樂亦是如此若無平日窮理存心之功而驟觀於山水流峙動靜之狀求以發仁智之趣豈不遠哉然所謂窮理存心者亦只在於日用讀書應事之間非高遠難及如來諭所云爾也亦

惟賢者加之意也

答申端夏 壬申

客歲蒙賜臨顧一宿從容荷意之厚耿耿不能忘玆辱長書惠存辭旨勤厚其爲感幸尤難爲喻但奬諭過隆有非衰拙所敢當者此深愧赧爾伯溫嘗稱足下淸介好文辭鄙心固願見久矣日者之來誠副所望雖病昏不能極意說話然目擊之間固已見彼此之所存矣今玆示諭又益見盛意之不偶然盖恊非無學道之心亦非不欲以此告語當世之賢者與之同入於聖賢門庭而自惟行之不力全無實得且嘗

服膺於孟子芸田之戒故自一二及門者外未嘗輒以此事爲言矣如足下聰明年富何事不可爲而一見之初誠不敢坐進此道乃其心則亦不願以文詞爲究竟事業矣高明乃能領此意於言外此正佛氏所云良馬之見鞭影也即思更何言哉嗟在足下益自懋勉而已協歲以來而病益深方[illegible]伏枕昏痛此生良可憐憫適客冗口占[illegible]復不能盡意亮之

答申靖夏 丙戌

忽得惠書慰倒倍常承眼眚加苦此患殊妨藝業深以爲念然且捐書靜坐於[illegible]養處得味則其亦於此豈不

反勝於看讀耶所與酉[illegible][illegible]讀之不覺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
不欲汲汲而令以正肯[illegible][illegible]悍下之切慨然有此書
協亦何能沮止耶與伯溫一紙恰似六一翁論師魯
誌方與李澤對坐以此語之渠亦深歎服爾餘不宣

答申靖夏

正爾奉懷忽紆專書慰可知也仍承比[illegible]寒沍直中
啓處佳勝且於鐇筆餘暇不廢繙書此尤不易得近
世士大夫一入名塗視書策如筌蹄無怪其識趣行
事日益汙下如吾人固知其不然而所喜從事於考
亭遺書此是義理府庫果能於此得力則他日所就

其可量耶幸甚幸甚勉旃勉旃此須以仲尋葬事力疾往來益致澌頓閉戶呻吟時誦中庸太極圖亦不無好意思爾兪台行想有鹽章因便寄示如何此亦有系文當已見之其後亦無句字增損者恨不得對商也餘不宣

答申靖夏 丁亥

非少瞻戀而病憂冗甚未奉一字仰候爲歉玆承專疏感慰難勝忽復初冬伏惟孝思感時攀慕何窮承於饋奠之暇從事關洛遺編想苦淡中無他外競所得當益親切區區慰喜不容名喩令姪文字甚

爲之不已古人亦何難到此事誠無益於己且其資質辭美可與適道者只被此擔閣尤可歎惜今見哀示如此一撥便轉又何難耶幸以此意朝夕警發令其於實學用心如何如何歸來圖得旅食待中甚幸甚幸甚 畫筆頗不俗雖俗屏尊有褰名之慮適此蕭然清坐披展之間覺五株孤松不逆嘗見伯論繪事無關性情殆不解此趣而然也論初七撥歸洲上數廬棲息粗定而室之瀟苦無狀私悶私悶萬不宣

奇觀巖況佳客生奇聆與之子盍亦泝湖流今到滄浪臺

齋邊江山清曠春物藹然終日在蓬屋下游目騁詩

一不知爲得之勞甚恨一不得左右在側也再明爾當到

寒舍君歸後遂焉相邀悉稍後時未知何如則一可也

時[illegible]

九